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三十七回 連城璧盟心修古洞 溫如玉破產出州監

詞曰：山堂石室，一別人千里；莫畏此身棲絕，修行應如此。叛案牽連起，金銀權代替；不惜破家傳遞，得苟免為刑耳！
——右調《月當廳》

話說於冰與城璧、不換入了磁罐，轉眼間出了長太莊，城璧、不換就和做夢一般，已到了荒郊野外。兩人大笑道：「大哥要的好戲法兒，連我兩個也要在裡頭！」於冰笑道：「此遁法也，盡力量他不過帶你們口里。」城璧道：「我正要問：那磁罐能有多大，怎便容得下行李和我們二人？即至入磁罐，只覺得眼中黑了一會，猛抬頭，使到了此地。這是何說？」於冰道：「此又用障眼法也。你們原舊不曾入磁罐，有什麼容不下？」城璧又道：「我在泰山廟內一見溫如玉，就看出他是個少年狂妄，不知好歹的人：今日良言苦語提引他，他倒大怒起來。」不換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他，他頭一件就丟不下他母親，況又在青年，有財有勢，安肯走這條道路！」於冰道：「就是，我也不是著他立刻拋轉父母、妻子，做這樣不近人情天理事，只是願他早些回頭，不致將仙骨墮落。他若信從，先傳他導引之法，待他母親事畢，再做理會。不意他花柳情深，利名念重，只得且別過他，待到水窮山盡的時候，不怕他不入元門！」說罷，三人坐在一大樹下。城璧道：「我們如今還是往湖廣去不去？」於冰道：「怎麼不去？一則遊覽湖廣的山山水水，二則衡山玉屋洞內，還有我個徒弟猿不邪，我也要就便去看看他。」不換道：「我兩人在碧霞宮住了許久，從未見大哥說起有個徒弟來，今日方才知，大哥肯渡脫他，必定是個有來歷的人。」城璧道：「他是甚麼人家子弟？身上也有些仙骨麼？」於冰笑道：「他是一隻老猿猴，被我用法力收伏，認為徒弟，在衡山看守洞門。他那裡是人家子弟！」城璧道：「他的道行淺深，比兄弟何如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你如今還講不起『道行』二字。譬如一座城，你連城牆還沒有看見，安知裡面房屋多少？這猿不邪他也是雲來霧去，修煉的皮毛純白，已經是門內的人；再加勤修，一二百年內，便可入屋中。『道行』二字，他還可以講得起幾分。」城璧拂然道：「我們拼命跟隨大哥，雖不敢想望做個神仙，就多活百八十年，也不枉吃一番辛苦；是這樣今日遊泰山，明日遊衡山，遊來游去，一點道行也沒有，直至死而後已！況山水的滋味，我們也領略不來。今日大哥說連城牆還沒有看見，真令人心上冰冷！」於冰大笑道：「人為名為利，還有下生死血汗功夫，況神仙是何等樣的兩字，就著你們隨手過來？就是我，也還差大半功夫。我如今領你們遊山玩水，並非娛目適情，也不過操演你二人的皮膚筋骨，經歷些極寒極暑，多受些饑餓勞碌，然後尋一深山窮谷之地修煉，慢慢的減去火食，方能漸次入道。至於『法術』二字，不過借他防身或救人患難，氣候到了，我自然以次相傳。是你這樣性急，我卻如何指教？」城璧道：「弟性急則有之，怎麼敢說不受指教？今與大哥相商：我兩人立定生意，下一番苦命功夫，湖廣的山水不過和泰安的山水一樣，與其遠行，不如近守。今日仍回泰山，於山後極深處走幾天，或尋個石堂，或結個茅庵，若能運去些米更好，即不然草根樹皮也可以當飯，餓不死就是福分；只求大哥將修煉的秘訣，著實往透徹裡傳示，我二人誠心盡力習學。設或大哥出遠方行走，我們被蟲蛇虎豹所傷，這也是前生的命，定只求積一個來世仙緣！」不換也不等城璧說完，一蹙劣躍起，大叫道：「二哥今日句句說的都是正經修行人話，我的志念也談了，大家拚出這身命去做一做，有成無成都不必論。從今後我與二哥心上，總以死人待自己，不必以活人待自己。現放著大哥就是活神仙，就是我們該入道機會，只靜聽大哥吩咐罷了！」於冰聽了兩人話，大喜道：「你們動這樣念頭，生死不顧，也不任我引進你們一番。好，好！可敬，可愛！就依二位賢弟議論，再回泰山走遭。」三人一齊起身，復上泰山，到碧霞宮，煩守主收拾了些乾餅、乾菜之類，帶上身邊充饑，出廟外，即向深山無人處行走。晚間就在樹下或崖前打坐功。經歷了八攀、閻王帶、鷹愁澗、斷魂橋、大莽溝、金篋玉、策日觀、神房、老龍窟、南北天門、蜈蚣背等處險峻，看不盡奇峰怪石、瀑布流泉，並珍禽異獸、瓊樹瑤葩等類。一日，於層嵐疊路之畔，看見一座洞門，三人走人去看，但見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堆雲。雙崖競秀，欣看虎踞龍蟠；四壁垂青，喜聽猿啼鶴唳。蒼松古檜，洞門深鎖竹窗寒；白雪黃芽，石室重封丹灶冷。參差危閣，時迎水面之風；槎桠疏梅，常映天心之月。正是階前生意惟存草，檻外光陰如過駒！

三人在洞中從前看了半晌，見裡面前後兩層大石堂，四面周圍欄曲樹，旁邊丹室經閣，石牀、石椅、石桌、石凳、石杯、石碗之類，件件俱全；又有許多的奇葩異卉。前堂正面鐫著「瓊巖洞府」四個大字。城璧道：「此洞幽深清雅，乃吾兩人死生成敗之地也！」於冰也說甚好，三個人就在石堂內坐下。不換道：「修煉的地方倒有了，只是飲食該何如裁處？」於冰道：「你兩人要立志苦修，衣服、飲食都是易辦的事。」問城璧道：「你身邊還有銀子沒有？」城璧道：「還有五兩多。」連忙付與於冰。乾冰道：「你們在此少坐，我去泰安城內走遭。」兩人送出了洞外，於冰步罡踏鬥，將腳一頓，蹤影全無，兩人互相驚歎。到日西時分，兩人坐在洞外等候，只聽得於冰在洞內叫道：「二位賢弟那裡？」兩人跑入洞來，見於冰在前層石堂內站著，旁邊堆著四口倉石多米，盆碗盂，火爐、火刀、火紙每樣四五件，口數件不等；還有鐵斧四柄，麻繩數百條，又有皮衣、皮褲、皮襪、暖帽、暖鞋，大小有棉單衣亦各有七八件。二人大喜道：「諸物皆不可少，只是皮衣褲太多了。」於冰道：「此洞處至高之處，風力最硬，非碧霞宮可比；此時炎暑時候還不覺冷，一交深秋，只怕二弟就支持不來；再到嚴冬，又只嫌皮衣褲太少。磨煉至三年後，即可以不用皮衣褲矣！二弟求道過急，我只得格外相從。論理還該隨我山行野宿，將皮膚熬煉出來，方無中寒、中暑、中濕之病。柴和水二件，山中自有，用時自去砍取。」二人一齊叩拜道：「大哥用心用情至此，真是天地父母！」於冰扶起道：「只願二弟始終如一，勿壞念頭，愚兄無不玉成。」至此二人輪流砍柴做飯，口談到極處，彩些山花野菜來潤補。於冰見他二人向道真誠，不辭艱苦，恐早晚出入遇蟲蛇、虎豹、鬼怪、妖魔等類驚傷，隨傳與護身、逐邪二法。又過了幾日，留心細查，見二人沒什麼走滾壞心處，始將導引真訣傳授，然至於不換，傳時猶有難色，叮嚀教戒至再。兩人得此，日夕精進；鉛汞少有不調，便誠求細問，於冰即指示一切。一日，於冰向二人道：「昔年吾師教諭，言修行一道，全要積陰功，不專靠寧神煉氣。我自出衡山，止成就了朱文煒、林岱，並平師尚詔，功德甚淺。我今再去遊行天下。河陽遭叛逆之變，不無落難等人，亦須查訪，隨便看視猿不邪。你二人在此最妥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切記在心。虛靖天師曰：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；念起是病，不續是藥。並能剪情慾則神全，導筋骨則形全，靖言語則福全；保此三全，則可以入道矣！爾來與二弟講究元理，已有幾分領會，連二弟又更明白些。只要於出納時循序漸進，不可求效太速，則氣行異路，為害不小。務須吸至於根，呼至於蒂，使此氣息息息綿綿，上下流通，則子母有定向，水火即可立即交會矣。積久結成一胎，便成有道之士。至於你們所行，外功口分之三四，然活筋骨、舒五臟，亦內功之一助。若每天按時行。則始終按時；隨便行，則始終隨便；如按時行幾天，隨便又行幾天，於己何益？再一問斷，則功夫妄用，反不如一心只行內功矣。良言盡此，我此刻就去了。」不換道：「大哥要去，我等何敢阻留，只是回來的日子要說與我們，免得日夕懸望。」於冰指著那邊一堆米道：「此米是五口倉石，你們用完時，我即可以來矣。」城璧道：「早知大哥又要離別，倒不如去湖廣衡山洞內，與猿不邪一同廝守，豈不又添一個道友？」於冰道：「我當日出家時，有誰與我作伴來？俗言：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。二位賢弟留戀我，我豈不知是愛我？但出家人第一要割愛，割愛二字不止是聲色貨利，象你二人今日想我，明日盼我，則道心有所牽引，修為必不能純一，而道亦終於無成。」說罷動身，兩人送出洞門，心上甚是難捨，只是不敢再言。於冰將木劍取出，口誦靈文，在洞門頭上畫了一道符錄。城璧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於冰道：「你二人法力淺薄，深山古洞之外，何物無有？吾符雖無甚神奇，除島洞列仙八部正神外，恐無有敢從吾符下經過者。此後除取柴水二物之外，須要少出洞門，為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之鑿。」說著，一步步走去。兩人只望的不見了，方才悶悶回洞。

今按下於冰，且說陳大經、嚴世蕃原是一對刻薄小人，在歸德府審了一月有餘的叛案，他倒不為與朝廷家辦事，全是借此為收羅銀錢，報復私仇之地。凡遠年近歲，官場私際中有一點嫌怨者，必要差人通速消息，著叛賊們扳拉；本人或親戚族黨仕途中人被

干連者，也不知壞了多少。不但容留賊眾的人家，就是一飲二食的地方，也要吹毛求疵，於中追尋富戶，透出音信來，著用錢買命。曹邦輔深知嚴嵩父於利害，也只好語言間行個方便，賴情面開脫一二無辜人，那裡敢參奏他們？明帝屢屢下旨，飭諭不准干連平人；他二人那裡把這諭旨放在心上，只以弄錢為重。一日，拿到叛案內一散賊，叫吳康，夾訊之下，總著他說富戶人家，停留飲食並頑鬧過的地方。吳康開寫了□數人，內中就有溫如玉在內。陳大經問道：「你所開人數內中有個泰安州溫公子，想必他家做現任官麼？」吳康道：「小的也是各處閒遊，替師尚詔勾引人入伙。今年春間，到泰安州長太莊中，說有個溫公子最好賭，又說他父親昔年做過總督，手裡甚是有錢。」陳大經聽了，心內甚喜，笑問道：「他叫甚名字？」吳康道：「小的倒沒有問他的名字，止聽得人都叫他溫公子，也有叫他溫大爺的。」大經道：「他既是個公子，又家中大富，他如何肯與你頑錢？」吳康道：「小的先在長太莊觀音廟中住，和人家頑了幾次，同賭的人見小的頗有銀錢，就請小的到謝秀才家去頑，與這溫公子前後賭了三次，倒輸與他一百多兩。」嚴世蕃道：「你在這溫公子家住過幾天？」吳康道：「小的從未到他家去。」世蕃道：「你在他莊內共勾去多少人？」陳大經道：「大人不用問他這話，只同他長太莊中有財勢象溫公子的還有幾個？」吳康道：「小的在那邊並未勾去一人，止聽得溫公子是個大家，餘人沒聽得說。」陳大經隨即發了溫公子窩藏叛黨吳康，謀為不軌的火票，又札諭泰安文武官員同去役協拿，添差解送歸德等語。事關叛逆，急同風火，不過數日，即到了泰安。這日，溫如玉正在家中，著人擺列菊花，要請朋友們賞玩。猛見管門人跑來，說道：「州裡老爺和營裡守備爺，帶著許多人拜大爺來了。」如玉摸不著頭腳，一邊更衣，一邊吩咐預備茶水；又著廚下收拾便飯。

剛迎接到二門口外，只見文武兩官已走入大門，守備看見如玉，指向眾人道：「那就是溫公子，拿了！」眾人跑上去，便將如玉上了大鎖，蜂擁而去。把些大小家人都嚇呆了！立即哄動了一莊人。他的朋友也有怕干連躲避的，也有趕去打聽的，也有素日吃不上油水暢快的。如玉的母親，聽得將兒子平白拿去，嚇得心膽皆碎，忙差人去州裡打聽。晚間家人們回來說道：「大爺是為窩藏河南叛案內一個姓吳的，明日就要起解去河南聽審。」黎氏道：「你大爺如今在哪裡？」家人們道：「大爺已在監中了！小的們又不敢去問，這還是州中宅門上透的信兒。」黎氏同兒媳洪氏大哭起來。家人們道：「太太哭也無益，不如將大爺素日交厚的朋友，都連夜請來相商，看他們有個救法沒有。」黎氏著人分頭去請，眾人聽知是叛案，一個個躲了個精光。說害怕的一半，說不在家的一半；街上遇著的，又以急緊事推辭。眾家人跑到二更時分，端的沒請來一個。至四更後，家人們說道：「黎大爺來了！」黎氏是本城黎指揮之女兒，他有個姪子叫黎飛鵬，與如玉是嫡親表兄弟。黎氏見姪兒入來，便放聲大哭。飛鵬道：「有要緊話，向姑母說，此時不是哭的時候。表弟逐日家狐朋狗友，弄出這樣彌天大禍來。他一人監，我就去州衙門打聽。來文上言：溫公子窩藏叛賊吳康，著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，赴歸德研審。」黎氏道：「你表弟從沒留個姓吳的在家中住，這話是哪裡說起？」飛鵬道：「他日日頑錢，不在張三家，就在李四家，三山五嶽什麼人兒沒有？被他們扳控出來就是天大的禍患。刻下此事關係甚大，我與州中門上家人胡五爺相商，他說這事若問在裡面，是要滅族的，受刑罰還是小事。他如今已代我們在文武衙門，並歸德提差說合停妥，定要三千五百兩銀子，上下分用。言明過一月後方才提解，著我們連差妥當人到歸德去解說。又著我見了提差，見幾個錢，包管無一點事。又領我到監裡與表弟說明。表弟恐姑母結計，著我來稟明。」黎氏著急道：「家中那有這些銀子？」飛鵬道：「表弟也說來著，城中兩處貨鋪裡先盡現銀湊辦，安頓住提差並文武衙門再講。我此刻就趕回去，明日還要與他們過兌銀子，姑母只管放開懷抱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仍回城去。黎氏聽了，心上略略的安些。次日，三鼓時候，將銀兩如數交付州衙胡五。文武兩處並提差以及捕衙，各得了賄賂，樂得靜候。飛鵬又向提差討問門路，提差等俱一一詳細說知，飛鵬又轉說與如玉。如玉將他鋪中伙計俱叫入監中，著他們將生意折變與人，好差人去歸德料理。眾伙計見事關重大，只得另尋財主，墊他這生意。跑亂了七八天，方才有人成交。除用去三千五百兩，止剩下七千一百兩本銀，兩處鋪房止算了一千兩，向如玉說知。如玉自出娘胎胞，從未受半點委曲，今在監中雖不繩鎖，欽他獨自坐在一間屋內，又不乾淨，真是片刻也過不得，屢次煩人向州官說，要討保回家，州官不敢擔承。文武兩處衙門，一遞一日與如玉送酒食，只不放他出去，又准著家中人只管入監伺候。如今聽見有人要佃他的生意，有八千一百兩銀子，便滿心歡喜，也不管人家占了多少便宜，一說就依允。眾伙計又要靠新財主過日月，那一個肯將良心發現，替如玉爭論？且大家攬掇著與新財主立了永無反悔的文契，憑中證打了圖書，畫了花押，做的鐵城牆一般堅固。如玉只急的要出監，可惜連鋪房並貨物二萬有餘的生意，只八千一百兩了絕。泰安城中人無不歎恨，都罵他是敗子中之憨子、癡子。他表兄飛鵬知道亦有利，心不依起來，眾伙又著新財主暗中送了三百兩完事。其中如玉的家人有能乾者，大家還分用了五六百商，也是眾伙計作成。

閒說少敘，如玉成交後，將飛鵬請入監中，煩他帶兩個家人，並八千兩銀子去歸德辦理，星夜起身。又著人稟知黎氏，自己只存了一百兩使用。不想陳大經、嚴世蕃每人各有心腹門客相隨，陳大經門客叫張典，嚴世蕃門客是羅龍文，兩人同寓在歸德東嶽廟內。凡有通叛案線索者，都去尋二人說話；他二人若點了頭，就是真叛黨也可以開脫，幹旋的亦不止一家。黎飛鵬到他二人寓所，講說了幾次，總說不來。張典還略軟些，羅龍文言：一個總督公子，愁拿不出□來萬銀子買命，這些事有什麼定例，安心往叛逆中間，就是個叛逆，定要五萬銀子。飛鵬日日替如玉跪懇，哭訴了好幾次，細說賣房棄產，家中折變一空，止湊了七千兩。羅龍文那裡肯信？還虧張典從旁打勸，方才依了七千兩之數，餘外還要五百兩，賞跟隨的小廝們。飛鵬將銀子如數交割，張、羅二人隨即打入密窰，止說六千兩。他二人將一千五百兩下了私腰。次日，陳大經、嚴世蕃又將吳康傳出復訊，審得：溫公子是個賭人，並無知情容留等事。將如玉照不應同賭例，仰該州發學打四□板，釋放回家，斥革話一字沒有。立即著行文泰安文武，照諭施行。又將叛案內使費過的幾家，一總開釋；其沒有使費過的，雖在一案，還著監禁候訊。就是這樣，放的放，不放的不放。每審，曹邦輔也坐在一邊，卻一言不發，任憑他兩個出人入罪。審畢，大家散訖。第三日，即得了發放如玉文票。羅龍文也不差人，也不發鋪司，將文票著飛鵬看了，然後封訖，交付飛鵬，到泰安州自己投遞，且笑說道：「我這裡不差人去，又省溫公子幾百兩，這個人情送了你罷！怕溫公子不重重酬你的勞麼？要你終身感念我，去罷！」飛鵬得了文票，大喜，謝別兩人，與跟來兩個家人說知，將剩下的五百兩，與兩家人每人分一百兩，自己分了二百兩，留下一百兩做回去盤費，以便開張清單，著如玉看。三人僱牲口，連夜趕至泰安衙門，投遞文書。文武兩官看了，各大喜，立即將如玉放出監來。如玉謝了兩處文武官，又到黎飛鵬家叩謝，問明前後情節，雖是心疼這八千多兩銀子，喜得免了禍患，又知文書內有發學話，差家人備銀四兩相送。因結計他母親，和飛鵬一同回家，母子各痛哭。黎氏再三向他姪兒道謝，飛鵬又細說歸德話。黎氏向如玉道：「我已望六之年，止生你一個。自你入監後。我未嘗一夜安眠，眼中時滴血淚，覺得精神舉動大不及前。你若是可憐我，將嫖賭永斷，少交往無益之人，我將來還可以多活幾年，就是去弔了一萬多銀，也是我和你的命運該這樣破財，你也不必心上過於愁苦！」如玉道：「我今後再不敢胡行一步，母親只管放心！冷先生他也勸過我這話，且說我不出一月內定有大口舌，今番果然應了。豈非奇人？他還許我將來可位至兩司，但不知應否。」正言間，家人來說道：「本村諸親友，俱在外面看望。」黎氏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平素不分晝夜，他們天天來吃我家，一聞叛案，請了他們半夜，狗也沒一個上門！今日打聽得無事，又尋不費錢的飯鋪吃來了！你們將這些沒人心的賊子，都與我趕出去，永不許上我的門！」如玉道：「你們向眾位說，我不敢當，請回罷。」黎氏又道：「我至今總不明白，怎麼這吳康只咬定你一個？」如玉道：「我原在謝三哥家，和這人賭了幾次，正經窩賭家他倒不說，止是說出我來，連我也不明白。」飛鵬將一路剩下的盤費交還，又取出一本賬來，著如玉留看，如玉心上著實感激，謝了又謝，兩人同吃酒飯後告別。如玉送至大門外。飛鵬道：「今後老弟要事事謹慎，家業沒多的了！」說罷，舉手而別。過日，如玉又備了一分厚禮，親去拜謝。從此竟不嫖不賭，安分守己起來。

正是：

不嫖心裡想，罷賭手發癢；叛案雖除名，可惜一萬兩。

